

中国
古代风俗
文化丛书

龚
斌◎著

北里琐话

主编◎魏金伦 施宣圆



广东教育出版社

D691. 98
G382



广东教育出版社



主编◎魏金伦 施宣圆
龚斌◎著

北里琐话

中国古代风俗文化丛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里琐话/龚斌著. —广州:广东教育出版社, 2003.7

(中国古代风俗文化丛书/魏金伦, 施宣圆主编)

ISBN 7-5406-4017-0

I. 北… II. 龚… III. 娼妓-社会问题-中国-古代

IV. D691.9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3041 号

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-15 楼)

邮政编码: 510075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州市穗彩彩印厂印刷

(广州市石溪富全街 18 号)

889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5.25 印张 126 000 字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406-4017-0/D · 21

定价: 10.5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20-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: 020-83796440

中国
古代风俗
文化丛书



目

录

一	古来多少烟花女	1
	1. 娼妓溯源	2
	2. 魏晋南北朝乐妓	5
	3. 唐宋元明官妓	8
	4. 近世私娼	13
二	数不尽烟月作坊	15
	1. 风流数泽平康坊	16
	2. 岂无搽粉虞候	20
	3. 无边秦淮风月	24
	4. 南北艳迹	28
三	名妓风韵	34
	1. 室雅藏名姬	35
	2. 名妓爱名士	38
	3. 色艺双绝	45
	4. 侠骨柔情	52
四	章台罌粟花	59
	1. 销金之窟	60
	2. 鴿母欲壑	65
	3. 粉黛奸计	71



目 录

五	青泥出莲花	77
	1. 忠妓义娼	78
	2. 烟花奇女	84
	3. 青楼情种	89
	4. 北里慧女	94
六	娼家风习	100
	1. 娼门豪奢	101
	2. 纤足与时世妆	105
	3. 嗜烟与佞神	112
七	文学之舟上的风帆	117
	1. 传唱文士辞	118
	2. 北里诗妓	123
	3. 坊间词妓	132
	4. 勾栏曲妓	138
	5. 妓家女优	142
八	花落茵溷	148
	1. 难得有心郎	149
	2. 落籍从良皆不易	153
	3. 名士妾与商人妇	156
	4. 翻然入空门	161



一
古来多少烟花女





— 古来多少烟花女

1. 娼妓溯源

娼妓是最低贱的职业，也是最古老的职业。这是病态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物。几千年来，一群不幸女子柔弱的身心，遭受着无可名状的痛苦。另一方面，有社会地位的男子狎娼嫖妓，享受婚外性爱的欢悦，沉溺其中而不可自拔，有不少人甚至身败名裂，尝着男子自身制造的恶果。

娼妓的起源，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。在古代的欧洲，最早的娼妓是与宗教连在一起的。有人认为中国娼妓的起源同欧洲相似，殷代的女巫是娼女（见王书奴《中国娼妓史》）。然而，中国娼妓的起源是否也同西方那样，经历了巫娼这样一个阶段，还有待研究。说女巫就是卖淫的妓女，似乎证据不足，屈原《九歌》中的女巫以歌舞娱人，并不是向凡人传达荒淫之意。据《战国策》、《国语》等书记载，发明娼妓者是春秋时代赫赫有名的齐国管仲。他在宫中设立七处女市，置“女间七百”，叫女子住在里面，充当后世所称的娼妓。管仲创立女间的目的，是征收男子的“夜合之资”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。这就是所谓“花粉钱”的滥觞。统治者居然利用妇女们的肉体，敛财聚货。从此，不知有多少女子堕入火坑。

不过，在先秦时代很少有娼妓公开卖淫的记载。那时的娼妓有两种，一种是官妓，一种是家妓。管仲创立的女间就是最早的官妓。家妓则是王公贵戚达官巨卿养在家里的艺妓，以声色歌舞供主人娱乐。她们的地位介于婢妾之间，有时与妾相近。据说，



1. 娼妓渊源

战国时的赵国和郑国出产的艺妓有很高的歌舞水平。《史记·吕不韦传》中说：“吕不韦取邯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，知有身。”邯郸姬即是吕不韦的家妓，她们毫无人身自由，既向主人献出她们的美好歌舞，也献出她们的姣好肉体。

到了汉代，畜养家妓成为豪贵之家的普遍的风气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写到赵女郑姬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带着鸣琴，穿着长袖的舞衣，“目挑心招，出不远千里，不择老少者，奔富贵也。”她们凭着技艺与容色，到富贵之家去做家妓，寻找她们的生活和理想。其中，也有侥幸成功的，如汉武帝的李夫人，原来就是一个歌姬。最有名的是赵飞燕，她是阳阿公主家的歌妓，舞似飞燕，容貌绝世，被成帝看中，召入宫中，大得宠幸，最后竟成了皇后。

青楼，在后世是妓家的代名词。但它的本义是指富贵之家的楼阁，因在上面涂施青漆，所以称之为青楼。曹植《美女篇》说：“青楼临大路，高门结重关。”大概在六朝时，青楼一词有了它的后起之义。南朝诗人刘邈在《万山见采桑人》诗中说：“倡妾不胜愁，结束下青楼。”可见，娼已同“青楼”一词连在一起了。为什么这样？我想，这是因为豪贵之家特多女妓，而且她们又常居青楼的缘故。如曹植《美女篇》、傅玄《艳歌行》等一些诗里写到的美女居处，都是“临大路”或“临大巷”的青楼。可以肯定，这些美女中有不少是富贵之家的女妓。

青楼一词的两种意义，在唐代是混用的。如刘希夷《采桑》：“相逢不相识，归去梦青楼。”骆宾王《帝京篇》：“小堂绮帐三千户，大道青楼十二重。”这些诗里的青楼仍然指美丽的楼阁。然而杜牧《遣怀》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倖名。”薛能《赠歌者》：“谁人得向青楼宿，便是仙郎不是夫。”诗中的青楼就指妓家了。自唐以后，青楼的原来意义反而不常用，而专用它的后起之义。于是，称娼妓为“青楼女子”，



— 古来多少烟花女

追忆狎妓往事为“青楼旧梦”。

古往今来出现过无数烟花女子，她们的来源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战争中的女虏。这是娼妓最大的来源。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和每一次改朝换代，无数的妇女、珍宝及牲畜就沦为胜利者的战利品，稍有容色的女奴自然而然成了胜利者享用的美餐。比如，秦始皇消灭六国，六国君主的美女统统成了他的宫妃。成千上万的宫女，秦皇当然光顾不过来，以致“有不见者，三十六年”（见杜牧《阿房宫赋》）。二是犯罪官员家的妇女。封建时代的官吏或者作奸犯科，或者由于“伴君如伴虎”，稍不合“圣意”，就被籍没充军。被牵连的无辜妇女一下子成了官奴，不是做奴婢，就是做娼妓。这种暴虐的无人道的法令，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。如汉武帝时，把籍没的妇女组织在军营中，充当娼妓，以此解决军士的性欲之需。这就是所谓营妓制度。三是迫于生计或家庭遭到巨大的变故，无奈堕入平康。这在私娼盛行的近代，乃是最常见的现象。

千百年来的一部娼妓史，是不幸的烟花女子被摧残被蹂躏的历史。从前的卫道者和伪君子，称娼妓是“风声贱人”，似乎是她们撩拨、勾引好端端的“正人君子”，那简直是倒因为果，极大地污蔑了娼妓的人格。当然，也有些人颇具进步思想，把历史上的一些品德高尚、或者是才能杰出的娼妓，比作青泥中的莲花，赞美她们出污泥而不染。如前所说，娼妓制度是病态社会的产物，但它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重要的社会现象，对中国的社会，士大夫文人的行为，中国的诗歌、音乐、书画艺术、服饰艺术，都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。



2. 魏晋南北朝乐妓

2. 魏晋南北朝乐妓

豪贵之家畜养女乐的风气，在两汉时代就很普遍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这种风气如洪水冲决了堤岸，四处泛滥，简直不可收拾。这是汉末以来人性解放思潮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结果。当时，束缚人们情性的儒学渐趋衰微，代之而起的是老庄思想的张扬。任情放达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，流行于上层社会和士大夫阶层。魏晋玄学家把老庄的顺应自然，解释为人们应该任情而动。于是，纵欲享乐的思想深入人心。既然人的生命如此短暂，不管是圣人也好，愚人也好，都免不了一死，那么就on应该紧紧抓住有限的生命，尽情享乐，何必去考虑死后的荣辱。在这种享乐思想支配下，放荡纵欲被认为是得大道之本。畜妓既能满足性的欲求，又能在洋洋盈耳的乐声中获得精神的愉悦。这难道不是纵欲思想最完美的体现吗？明白了魏晋南北朝士大夫文人的人生哲学，那么也就不难理解这时的畜妓之风为何如此之盛了。

当时，帝王将相、高门大族、风流名士，无不热衷畜妓。如三国时魏国的张楚，不学无术，然而性好音乐，并且喜欢遨游，养了几个歌妓，每次出去游玩，就带着她们以及箏、箫等乐器。三国时蜀国的刘琰，有几十个歌妓，为了提高她们的文学水平，教她们读《鲁灵光殿赋》。帝王中畜妓的有晋武帝，平吴之后，挑选上等妓女五千人入宫。晋武帝沉溺于声色之中，乘着羊车在宫中到处游幸。西晋石崇是靠劫杀商人而发家的巨富，竟然畜有美妓数千人，简直与晋武帝不相上下。他挑选美丽的女妓数十人，叫她们穿一样的衣服，在他旁边服侍。兴致来了，让她们“结袖绕楹而舞，昼夜相接，谓之‘恒舞’”。这种没日没夜的



— 古来多少烟花女

“恒舞”，想必主人也不会有这么充沛的精力来欣赏，不过是显示他的奢豪罢了。对于歌妓来说，却是一场灾难。

南北朝时，畜妓之风极盛。豪贵之家的歌妓容色之美、艺技之高，甚至超过宫廷。比如刘宋时人阮田夫，有歌妓数十人，容色技艺冠绝当时，“金玉锦绣之饰，宫掖不逮。”他从宅内开水渠向东数十里，泛轻舟、奏女乐。另有一位富豪杜骥，有歌妓数十人，丝竹之声昼夜不绝。连皇帝微行夜出，也常靠在阮家的门墙间，偷听那美妙的妓乐。豪富张坏妓妾盈房，有人讥笑他暮年畜妓，他说：“我少好音律，老时方解，平生嗜欲无复存，惟未能遣此耳。”意思是我老年才懂得音乐的妙处，妓乐是惟一的爱好，不能不畜妓。

女妓的另一妙处是助游览之兴。作为后代风流名士雅事之一的携妓冶游，也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。这里最值得一说的是东晋的谢安。谢安是名士领袖、风流教主，曾一度隐居会稽东山。在魏晋名士的观念中，隐居不妨畜妓，这甚至更能表现出不拘小节、任情放达的名士风度。谢安隐居东山时，常常带着女妓遍游那令人目不暇接的山阴道。把山水之美与女性之美二者结合起来，让红巾翠袖点缀着青山绿水，这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啊。谢安的携妓冶游，在中国文人生活史上是一大发明。从此以后，“东山妓”、“东山携妓”成了文学中的典故，携妓遨游也渐渐成了风流文人的习性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豪贵之家的乐妓，是原始意义上的青楼佳人。大致与此同时，在南朝大都市中开始出现了以卖淫谋生的娼妓。这是都市经济催生的第一批市井烟花女子。六朝时，长江下游的都市建业、扬州，汉水流域的荆州、襄阳，商业经济非常发达，四方商贾，熙来攘往，青楼娼妓应运而生，以满足商人与士大夫文人的寻欢作乐。从当时的文学作品，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。如鲍照著名的《芜城赋》写到繁华的扬州歌吹沸天，到处是



2. 魏晋南北朝乐妓

“歌台舞阁之基”，“吴楚齐秦之声”，那些“东都妙姬，南国佳人”，其中必有相当部分是市井娼妓。从南朝民间乐府中，也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。《那呵滩》中有两首歌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离别：“闻欢下扬州，相送江津湾。愿得篙櫓折，交郎到头还。”“篙折当更觅，櫓折当更安。各自是官人，那得到头还。”前一首为女唱，写女子到江边送别她的情人时，忽发奇想：希望篙櫓折断，好叫情郎走不成。后一首是男答，他说篙櫓折断当重新寻觅，我俩各自是“官人”，岂能再回来。所谓“官人”，是指男是官隶，女是官妓（见萧涤非《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》）。《寻阳乐》是一位娼妓的悲歌：“鸡亭故依去，九里新依还，送一却迎两，无有暂时还。”送走故人一个，迎来新人两个，连一点空闲也没有，这不是娼妓最常见的悲哀吗？《襄阳乐》中的大堤女儿，也是伴客眠宿的娼妓。其中一首说：“朝发襄阳城，暮至大堤宿。大堤诸女儿，花艳惊郎目。”唐代诗人施肩吾在《襄阳乐》诗中说：“大堤女儿郎莫寻，三三五五结同心。清晨对镜冶容色，意欲取郎千万金。”盛装浓饰，打着“取郎千万金”算盘的大堤女儿，正是娼妓无疑。此外，南朝文人的艳体诗和史传的记载，也可说明当时市井娼妓已经出现。如萧纲在《咏内人昼眠》中说：“夫婿恒相伴，莫误是倡家。”倡家，即指市井妓家。萧纲另有《鸟栖曲》四首，写他与一群风流名士出去狎妓，其中有几句说：“青牛丹毂七香车，可怜今夜宿倡家。倡家高树鸟欲栖，罗帏翠被任君低。”“倡”是今“娼”字之古字，诗中的倡家是指青楼妓馆。又《北齐书·祖挺传》：“招城市歌舞为娱，游诸倡家。”这里的倡家，也指妓馆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娼妓中，出了几个非常有名的美妓。石崇家就有两个，一是鬪凤，据说石崇魏末于胡中得之。年十五，容貌无与伦比，又有文才，大受宠爱。然而红颜易老，鬪凤三十岁时，妙龄妓妾争相妒忌，石崇就叫她做女妓的班头。她怀怨失



— 古来多少烟花女

宠，写了一首《怨诗》：“春华谁不美，卒伤秋落时。空烟还自低，鄙退岂所期。桂芳徒自蠹，失爱在蛾眉。坐见芳时歇，憔悴空自嗤。”这首诗表达了人老珠黄、自伤寂寞的情怀。另一位名绿珠，是石崇最宠爱的歌妓。绿珠艳名在外，引起赵王伦的心腹孙秀的垂涎。石崇宠绿珠，不肯把她送给孙秀。孙怀恨在心，怂恿赵王伦杀了石崇。绿珠则坠楼而死，以报答主人的知遇之恩，由于这件事的传奇色彩，为历代文学作品所吟咏，“金谷妇”、“珠娘怨”等词成了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常见典故。

最为人艳称的名妓是苏小小。据郭茂倩的《乐府诗集》说，苏小小是南齐时的钱塘名娼。她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短歌，后人称它为《苏小小歌》：“我乘油壁车，郎乘青骢马。何处结同心，西陵松柏下。”这首诗描写她在西子湖边邂逅一位冶游郎，两人在松柏下情投意合，互诉衷肠。可能是《苏小小歌》写得温情脉脉，苏小小的名声早在唐代就已传播人口。著名诗人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李贺等都有吟唱苏小小的诗篇，苏小小成了名妓的代名词。到了宋明时期，苏小小的真面已经非常模糊，但名声却越来越响。有关她的诗词和小说的数量之多，可以编成一个专集。在文人的笔记和小说中，苏小小时而是聪明美丽的女子，时而是迷惑青年郎君的鬼祟，时而是善作诗的诗仙。据说，苏小小的墓在西湖西泠桥畔，它也成了历代文人喜欢吟唱的题材。总之苏小小具有了永恒的生命，成了文人灵感的源泉。

3. 唐宋元明官妓

唐宋元明时期，官妓特别发达。唐代的官妓大致有以下三种：





3. 唐宋元明官妓

一种是专供皇帝及诸王享受的“官妓”。《开元遗事》中说：“明皇与贵妃，每至酒酣，使妃子统‘官妓’百余人，帝统小中贵百余人，排两阵于掖庭中，名为风流阵，互相攻斗，以为笑乐。”诸王也有官妓。《开元遗事》中说，申王每当喝醉酒时，就叫官妓用锦彩结成的网兜，把他抬回寝室去。又说申王每到冬天风雪苦寒之际，使官妓密密围在他的座位旁边，以此抵挡寒气，自称为“妓围”。

一种是供文官享受的地方乐妓。这是地方上的官妓，归教坊管辖，官吏召妓侑酒须经官署批准。最有代表性的是长安平康坊的妓女，她们主要是为京中的朝士和往来的文士服务。各地的都市也有官妓，供当地长官娱乐。每当官府饮宴，她们得随叫随到，侑酒歌舞。郡守秩满，可以携官妓同归。如白居易作杭州太守时，曾带了几个妓女回洛阳。地方长官移官别处，也可以把喜欢的妓女带去。官妓简直就像他们的私有财产一样。

一种是供军士娱乐的营妓。唐代各地藩镇拥有很大的权力，统兵将领对营妓有绝对的支配权。他们中的有些人不管政务，天天与歌妓厮混取乐。部下喜欢的妓女，统帅可以抢来，反之，也可以把妓女赏赐给某人。

唐代娼妓的名称很多。唐代东西两京设左右教坊，掌俗乐。教坊中的女妓，称内人。因为她们常在皇帝跟前，所以又称前头人。还有席纠、录事、酒纠、都知、饮妓、女校书等名目。酒纠在饮宴上司法，即负责赏罚，因多由妓女担任，因此就以酒纠为妓女的代称。席纠、录事也就是酒纠。《北里志》记妓女天水仙歌“常为席纠，宽猛得所”，是酒宴上执法公平的“判官”。掌管妓女的头目称都知。称妓女为校书，可能源于唐代著名的营妓薛涛。武元衡镇蜀时，很看中薛涛的才能，奏为校书郎，时号“女校书”。后世遂称妓女为“校书”。

宋代士大夫文人的畜妓狎妓之风，丝毫不亚于前代。宋朝的



— 古来多少烟花女

皇帝为了防范臣子，就劝他们安享太平，以声妓自娱。于是士大夫文人纷纷沉迷于美人的怀抱和清歌曼舞。如韩魏公家有女乐二十余辈；张子野年八十余，犹畜声妓；韩持国在大热天让歌妓缓歌不绝于耳，自己颌首抚掌，与歌声相应，如此不再挥扇，女乐有了避暑的功效；范德孺喜琵琶，晚年失眠，叫家里琵琶筝二婢，在枕前杂奏，等他熟睡后才使她们离开，女乐又起到了催眠的作用。即或是寇准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东坡这些有名的贤臣君子，家中也都畜有声妓。

同时，适应士大夫和市民阶层的声色之娱的需要，市井勾栏瓦肆林立。这在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清异录》等书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：“汴京下桥南斜街，北斜街，内有泰山庙，两街有妓馆。”“下马刘家药铺，看牛楼酒店，皆有妓馆，一直抵新城。”又说，京师酒店“向晚灯烛荧煌，上下相照，浓妆妓女数百，聚于主廊檐面上，以待酒客呼唤，望之宛若神仙”。陶谷《清异录》卷上说：“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，以言风俗尚淫。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，至于男子自货，进退恬然，遂成蜂巢巷陌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。”不仅有女妓，而且有男妓。

南宋迁都临安后，杭州的娼妓之盛，比汴京有过之无不及。

《武林旧事》中说，熙春楼、三元楼等市井有名的地方，“每楼分小阁十余，酒器悉用银，以竞华侈。每处各有官私名妓数十辈，皆时妆炫服，巧笑争妍。夏月茉莉盈头，香照绮陌，凭栏招邀，谓之卖客”。又说，“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、漆器墙、子皮坊、清河坊、融河坊、新街、太平坊、中子巷、狮子巷，皆群花所聚之地。”此外诸处茶肆，如清乐茶坊、潘家茶坊、八仙茶坊等地，“莫不靓妆迎门，争妍卖笑，朝歌暮弦，摇荡心目”。最令风流子销魂荡魄的地方是西湖。山光水色、花间流莺，点缀着红楼佳人、水边妖姬，使达官贵人和风流文人醺醺似醉，形骸



3. 唐宋元明官妓

皆忘。

虽然宋代有禁止官吏狎妓的律令，但在人欲的狂潮面前，朝廷的禁令等如一纸空文。韩魏公镇中山时，有个门客夜里越墙而出，嫖宿娼家。依照朝廷禁令，官吏宿娼该受罚。可是韩魏公知道后，不仅不加罪，反而作《种竹诗》调侃道：“殷勤洗濯加培植，莫遣狂枝乱出墙。”客也以诗作答：“主人若亦怜高节，莫为狂枝赠斧斤。”韩魏公居然赠给门客一个女奴（见《辍耕录》）。仅从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朝廷的禁令究竟有多大作用了。士大夫喜欢狎妓冶游，皇帝也同样喜欢。宋徽宗狎名妓李师师的故事，不是最著名的例子吗？僧徒也干起拈花惹草的风流勾当：灵景寺和尚了然，常宿娼家李秀奴，后因钱财一空，被秀奴拒绝。和尚仍然迷恋，乘醉打死秀奴，结果被苏东坡投进监狱（见《北窗琐语》）。《宋稗类钞》卷四也载，李煜曾微行娼家，碰到一个吟诗吹弹件件皆能的和尚。李煜乘醉在墙壁上大书道：“浅斟低唱，偎红依翠，大师鸳鸯寺至，传持风流教法。”过了很久，和尚拥着妓女退到屏帏后面去了。

宋代的娼妓制度承袭唐代又有了新的发展，娼妓的职能更广泛了。除了歌舞侑酒之外，娼妓又被官方的酒肆用来招徕顾客。耐得翁在《都城记事》中记载，每当寒食前后和中秋前后举行开酤仪式时，各用妓女乘马作三等装束，“作乐，呈技艺杂剧”。

《梦粱录》卷二“诸库迎煮”条也有相似的记载，说临安府每年清明前诸酒库开煮时，官私妓女都浓妆艳抹，“诸酒肆结彩欢门，游人随处品尝，追欢卖笑，倍于常时”。官家酒楼既卖酒、又卖笑，自然顾客盈门，生意兴隆了。在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中，娼妓也有了更多的妙用。据说苏东坡就带着一个妙龄妓女去拜访大通禅师，叫妙妓歌唱他作的《南柯子令》，竟使“操行高洁”的大通禅师亦为解颐。东坡说：“今日参破老禅矣。”在这里，娼妓被用来表现文人的禅趣。